

駱

臨

海

集

臨海集序

臨海志士也非文士也楊

用修有言孔北海與建安

七子並稱駱賓王與垂拱

四傑為列以文章之末技

掩立身之大閑可惜也嗚  
呼文章與立身果有二道  
哉論其志而已矣北海  
志乎漢建安獻帝紀年也  
概北海於七子不可概以

建安未始不可臨海志乎  
唐垂拱武氏紀年也概臨  
海於四傑不可概以垂拱  
尤不可北海縻身無抹於  
爰祚臨海倡明大義志卒

伸於二十一年之後非直  
北海比唐史於臨海不傳  
之忠義而儕之王楊諸人  
違其志矣或曰孔璋居袁  
呼操為豺狼在魏目紹為

蛇虺顏黃門以為文人之  
巨患臨海窮途落魄幕府  
草檄非必出於本心設宰  
相憐才牝朝物色安知不  
與李嶠陳子昂諸人頌金

輪功德乎是不然夫觀人  
於其素臨海於道王使自  
叙所能則不奉令於上裴  
行儉書則辭以養親於答  
員半千書則勗以守道於

賦螢咏蟬諸作則見上疏  
之實坐賊之誣讀寶劍思  
存楚金鉅許報韓之句自  
命不在申包胥張子房下  
非其素所蓄積者然乎哉



曰敬業開三府於揚州不  
掃地度淮而覬負江之固  
此盤屋尉料其無能為者  
也臨海杖策從之不可謂  
智是又不然兵法常為不

可勝以待敵之可勝祖逖  
自京口糾合驍健擊楫渡  
江威行河朔劉季奴奮起  
京口定晉室克燕秦敬業  
猶是也異時琅琊王沖越

王貞舉兵於博豫二州何  
嘗不敗乎然臨海未嘗不  
聯長安將相以為聲援也  
緋衣小兒之謠蓋出於傾  
陷之口而為敬業畫計取

裴炎同起事當不誣武氏  
曰炎反有端豈即青鸞之  
字歟炎與程務挺以將相  
行廢立事炎以請復辟誅  
務挺以申理炎誅按臨海

與程將軍書有曰送往事  
居知此書作於嗣聖元年  
將軍即務挺書又有泰預  
賢良之薦及辭滿泛舟諸  
語則是去臨海後以薦舉

至長安即以是年由長安  
至廣陵並非失職怨望也  
夫敬業有弟敬猷唐之奇  
杜求仁薛瑋魏思溫李宗  
臣李崇福謀於外有臨海

結裴爰程務挺應於內與

朱虛絳侯何以異事之成

不成天也未可以病敬業

何可以病臨海且武氏亮

狡百倍呂雉然卒不敢舍

廬陵而立承嗣三思者大  
義持之也當是時武氏所  
信者張易之兄弟耳均房  
之居李昭德狄仁傑蘇安  
恆輩爭之不能得而天下



人、思唐易之昌宗心孤  
故吉頊之謀得入乘間言  
於武氏始託疾召廬陵不  
然武氏以羽林屬之諸武  
張柬之恒彥範等何從舉

兵乎由是觀之唐之復非  
復於五王討亂之日而復  
於中宗再入東宮之時非  
復於中宗再入東宮之時  
而復於柳州司馬傳檄天

下之時雖謂唐之中興、

於一檄可也中宗追復李

勣官爵故業不在原宥至

於臨海獨下詔求其文傳

之後人因其文以見其志

臨海亦可以無憾矣吾故  
曰臨海志士也非文士也  
集編自郝雲卿凡十卷著  
錄於唐志行世既久訛舛  
滋多因取各本校正援據

載籍為之箋註自知涓滴

無補江河西陵郡齋公餘

多暇因取篋衍舊藁排次

之臨海一生蹤跡略見於

茲不具論論其大者於簡

端

大清道光二十三年歲在

昭陽單閏夏五月義

烏後學陳熙晉序

同邑後學陳一夔書

駱賓王文集原序

魯國郝雲卿

駱賓王婺州義烏人也年七歲能屬文高宗朝與盧照隣  
楊炯王勃文詞齊名海內稱焉號爲四傑亦云盧駱楊王  
四才子仕至侍御史後以天后卽位頻貢章疏諷諫因斯  
得罪貶授臨海丞文明中與嗣業於廣陵共謀起義兵事  
旣不捷因致逃遁遂致文集悉散失後中宗朝降勅搜  
訪賓王詩筆令雲卿集焉所載者卽當時之遺漏凡十卷  
此集並是家藏者亦足傳諸好事



舊序

彼以質千載於一時言惟是雕蟲之技也歟哉蓋必有凜乎其辭使人毛髮灑然而朽夫亦奮足而拊心也者唐故多立言所稱四傑則駱侍御在焉其辭文美麗宜宮商而和金石高廷禮諸公知之古今膾炙之矣及一抔六尺兩語雖激武氏怒而終以反正至是而李氏知侍御也當是時人皆稱快則當時知侍御也於今讀其檄者無不挹其生氣則於今知侍御也知侍御者固在此不在彼已余嘖嘖侍御有日往從給諫顏公齋頭見侍御集舊爲舒令陳君註而給諫補之均之不欲朽侍御也一日顏伯子抱其

遺藁而屬余敘曰駱公始以倡義獲罪旣以智遁全身其忠憤所爲也先大人自建言忤旨來歸嘗手註其文於松風澗水之閒茲不忍散帙置之將付梓焉乞先生敘其首夫侍御一代作者其風節與給諫畧同而伯子弓裘念篤又可嘉也乃不能辭伯子請人謂侍御主簿不調者十載繼又貢疏遷臨海丞文人不遇大率然也侍御之賢以臨海而益彰遇何窮乎侍御且文人之不遇而功業在成敗之閒者一侍御已乎獨惜其求文之詔亦遲之乎侍御之遇中宗中宗之知侍御也嗟夫

乙卯夏睡菴居士湯寶尹敘

夫中情懷而不論當其致有文之用故情以披文文以相  
質則文之致已顧胡論文者之固也曰文人無行夫曰文  
人無行者則纂組鞏悅乏中惻而閑外貌其操業固然如  
咸陽韓非東京息夫躬之徒作孤憤賦絕命詞源炳奕幾  
傾十洲搖五嶽乃才之爲罪駟僧脂韋羊質而虎皮則幾  
無行矣然余觀駱義烏之於唐末路阻喪終身離憂比跡  
方軌庶幾乎兩人顧其附敬業荷義戈志在掃攬搶而新  
日月卽沈淪落魄不失爲節俠慷慨之士彼實騫其行無  
人乎五步之內銳於鬪睫一擊不中卒以不振若令老其  
才養晦俟時而動五王之烈方茲蔑矣逮其爲文凝厚質

而攄藻思雖浸淫俳偶氣乏爾雅亦漸靡使然若歌行古  
詩體制雅騷翩翩合度時其剪綵屬絢春華讓麗才士之  
深致也足不朽矣顧余獨謂士也才則不得潔其行卽潔  
其行亦不得毀其才潔義烏之才也者幾得以偉行掩奇  
潔義烏之行也者幾得以高華晦節尤怪行儉豎儒謬託  
衡鑒使與照鄰二三子並以器識論殿今猶以榮名貌士  
也夫武林虞君更生嗜古而雅言詩於初唐獨左袒義烏  
因以暇蒐其全而閒爲之故其著歸緣往自足行不朽嗟  
嗟文以行重行以文遠是甯以文士目義烏義烏益不朽  
矣

萬曆辛卯三月社日千秋里人汪道昆敘

臨海集者唐義烏駱賓王集也賓王本才士而伸大義於天下時之傳其文者初稱武功集以起家武功簿也繼又稱義烏集則繫之以所生之地而究其生平實以好言事由永淳侍御史謫臨海丞因之哀其志者卽以所謫官名之雖其所爲文與龍門王勃幽州盧照隣華陰楊炯三人者齊名名垂拱四傑然而垂拱武氏號非其志云夫以六季多才士不幸遭逢亂朝相訟事篡竊以至于唐非遇擯斥卽殞身焉其亦苦矣然而大義不明忠憤無所發卽新都居攝亦嘗舉東平義旗移檄郡國然無一字傳於天下

而賓王草英國檄淋漓慷慨激切而光明一若是文出而  
天經地義歷數百年來不能白者而一旦而盡白之此豈  
才士文章已哉特是五嶽四瀆地不多產聖賢豪傑接踵  
有幾所賴生其後者表式而維持之況文章遞代尤易銷  
亡曩時藝文志有幾存者據本傳賓王亡後中宗曾詔求  
其文而已多散失然且二十之字至今不識卽唐史所載  
官職爲丞爲簿亦一往闕落惟魯國郝氏受詔收賓王文  
者有云賓王在高宗朝爲侍御史以諷諫下獄至今集中  
有在獄賦螢在獄詠蟬之作而唐史無有又且父祖閹閹  
終古滅沫至明萬歷閒蘭谿胡氏讀其與博昌父老書中

有云昔吾先君出宰斯邑一語而後知其父爲博昌令也  
乃予則又有進者考集之首卷第一篇則靈泉頌也靈泉  
爲邑丞宋公孝事後母丞廳堦下涌泉而作然而未知爲  
何邑丞也但以請作者爲蕭縣尉因之作舊唐書者屬之  
徐州之蕭縣而予嘗爭之頌明云此邑城控剡溪地聯禹  
穴徐州控剡溪乎又云某山贊荒隅途經勝壤賓王之臨  
海當經徐乎此必吾邑蕭山實有斯蹟而生其地者旣弁  
鄙而不自知卽前時史官又竝不遇一讀書人可檢點及  
此而旣而自疑予邑之復名永興在儀鳳年其改名蕭山  
在天寶年賓王之臨海時卽又安得有蕭山旣而讀文苑

英華則蕭縣蕭字本是前字且有註云前集誤作蕭然後知前縣尉者謂前之縣尉卽予邑永興而前此之爲尉者不惟蕭縣誤卽蕭山亦誤夫卽此一字之誤而時地改易史乘乖錯其所藉於後人之刊正如此今同邑黃君景韓不忘前烈凡其家之先達與此邦賢哲皆表其已行而脩復其所未備因之以釐訂之餘較及臨海景韓可謂後賢之特達者矣抑予有感焉寶婺爲文章之藪自宋元以來作者大興而湮沒者亦復不少嘗聞之蘇伯衡曰乾道淳熙間東萊呂公與仲友唐公皆以儒術爲寶婺冠而仲友所著過於東萊見有六經解九經發微十七史廣義帝王



經世圖譜天官地理禮樂刑法陰陽王霸諸考辨以及乾道祕府羣書新錄合不下八百餘卷徒以爲門戶所抑至今子姓無一板存者卽永康陳亮傑士也亦以門戶故而所遺文集欲再爲刊定而不可得蘭谿胡氏曾較臨海集而重梓之其已事也景韓有志能傍及他縣盍亦發其微而表著之

康熙丁亥仲夏月蕭山毛奇齡老晴氏題於書畱草堂時年八十有五

舊唐書文苑本傳

駱賓王婺州義烏人少善屬文尤妙於五言詩嘗作帝京篇當時以爲絕唱然落魄無行好與博徒遊高宗末爲長安主簿坐贓左遷臨海丞怏怏失志棄官而去文明中與徐敬業於揚州作亂敬業軍中書檄皆賓王之詞也敬業敗伏誅文多散失則天素重其文遣使求之有兗州人郗雲卿集成十卷盛傳於世

新唐書文藝本傳

駱賓王義烏人七歲能賦詩初爲道王府屬嘗使自言所能賓王不答歷武功主簿裴行儉爲洮州總管表掌書奏

不應調長安主簿武后時數上疏言事下除臨海丞鞅鞅  
不得志棄官去徐敬業舉義署賓王爲府屬爲敬業傳檄天  
下斥武后罪狀后讀但嘻笑至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  
安在矍然曰誰爲之或以賓王對后曰宰相安得失此人  
敬業敗賓王亡命不知所之中宗時詔求其文得數百篇

勸孫敬業高宗崩則天太后臨朝旣而廢帝爲廬陵王立相王爲皇帝而政由天后諸武皆當權任人情憤怨時給事中唐之奇貶授括蒼令長安主簿駱賓王貶授臨海丞詹事司直杜求仁黜縣丞敬業坐事左授柳州司馬其弟整厓令敬猷亦坐累左遷俱在揚州敬業用前整厓尉魏思溫謀據揚州嗣聖元年七月敬業遣其黨監察御史薛璋先求使江都又令雍州人韋超詣璋告變云揚州長史陳敬之與唐之奇謀逆璋乃收敬之繫獄居數日敬業矯制殺敬之自稱揚州司馬詐言高州首領馮子猷叛逆奉密詔募兵進討是日開府庫令士曹參軍李宗臣解繫囚

及丁役工匠得數百人皆授之以甲錄事參軍孫處行拒命敬業斬之以徇遂據揚州鳩聚民衆以匡復廬陵爲辭乃開三府一曰匡復府二曰英公府三曰揚州大都督府敬業自稱匡復府上將領揚州大都督以杜求仁唐之奇駱賓王爲府屬餘皆僞署職位旬日之間勝兵有十餘萬仍移檄諸郡縣曰僞臨朝武氏者人非溫順地實寒微昔充太宗下陳嘗以更衣入侍洎乎晚節穢亂春宮密隱先帝之私陰圖後庭之嬖入門見嫉蛾眉不肯讓人掩袖工讒狐媚偏能惑主踐元后於羣翟陷吾君於聚麀加以虺蜴爲心豺狼成性近狎邪僻殘害忠良殺姊屠兄弑君鳩

母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猶復包藏禍心窺竊神器君之愛子幽之於別宮賊之宗盟委之以重任嗚呼霍子孟之不作朱虛侯之已亡鶩啄皇孫知漢祚之將盡龍獮帝后識夏廷之遽衰敬業皇唐舊臣公侯豕虬奉先君之成業荷本朝之舊恩宋微子之興悲良有以也袁君山之流涕豈徒然哉是用氣憤風雲志安社稷因天下之失望順宇內之推心爰舉義旗誓清妖孽南連百越北盡三河鐵騎成羣玉軸相接海陵紅粟倉儲之積靡窮江浦黃旗匡復之功何遠班聲動而北風起劒氣衝而南斗平暗鳴則山嶽崩頽叱咤則風雲變色以此制敵何敵不摧以

此圖功何功不克公等或家傳漢爵或地協周親或膺重  
寄於爪牙或受顧命於宣室言猶在耳忠豈忘心一抔之  
土未乾六尺之孤何託儻能轉禍爲福送往事居共立勤  
王之師無廢舊君之命凡諸爵賞同裂山河請看今日之  
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則天命左王鈐衛大將軍李孝逸  
將兵三十萬討之追削敬業祖父官爵剖墳斲棺復本姓  
徐氏初敬業兵集圖其所向薛瑋曰金陵王氣猶在大江  
設險可以自固且取常潤等州以爲霸基然後治兵北渡  
魏思溫曰兵貴神速但宜早渡淮而北招合山東豪傑乘  
其未集直取東都據關決戰此上策也敬業不從十月率

眾渡江攻拔潤州殺刺史李思文先是太子賢爲天后所廢死於巴州敬業乃求狀貌似賢者置於城中奉之爲主云賢本不死孝逸軍渡淮至楚州敬業之眾狼狼還江都屯兵高郵以拒之頻戰大敗孝逸乘勝追躡敬業奔至揚州與唐之奇杜求仁等乘小舸將入海投高麗追兵及皆捕獲之初敬業傳檄至京師則天讀之微哂至一杯之土未乾遽問侍臣曰此語誰爲之或對曰駱賓王之辭也則天曰宰相之過安失此人中宗返正詔曰故司空勣往因敬業毀廢墳塋朕追想元勣永懷佐命昔竇憲干祀無累安豐之祠霍禹亂常猶全博陸之祀罪不相及國之通典



宜特垂恩禮令所司速爲起墳所有官爵並宜追復勛諸  
子孫坐敬業誅殺靡有遺亂偶脫禍者皆竄迹胡越貞元  
十七年吐蕃陷麟州驅掠民畜而去至鹽州西橫槽烽蕃  
將號徐舍人者環集漢俘於呼延州謂僧延素曰師勿甚  
懼予本漢五代孫也屬武太后斷喪王室吾祖建義不果  
子孫流落絕域今三代矣雖代居職任掌握兵要然思本  
之心無忘於國但族屬已多無由自拔耳此地蕃漢交境  
放師還鄉數千百人解縛而遣之

舊唐書李勣傳

敬業少從勣征伐有勇名厯太僕少卿襲英國公爲眉州  
刺史嗣聖元年坐贓貶柳州司馬會給事中唐之奇貶括

蒼令詹事府司直杜求仁貶黔令長安主簿駱賓王貶臨  
海丞敬猷自盤屋令坐事免俱客揚州失職怏怏時武后  
既廢中宗又立睿宗實亦囚之諸武擅命唐子孫誅戮天  
下憤之敬業等乘人怨謀起兵先諭其黨監察御史薛璋  
求使江都及至令雍人韋超告州長史陳敬之反璋乃收  
繫之敬業卽矯制殺敬之自稱揚州司馬且言奉密詔募  
兵討高州叛酋卽開府庫令參軍李宗臣釋繫囚役工數  
百人授甲新錄事參軍孫處行以徇乃開三府一曰匡復  
府二曰英公府三曰揚州大都督府自稱匡復府上將領  
揚州大都督以之奇爲左長史求仁右長史宗臣左司馬

璋右司馬江都令韋知止爲英公府長史賓王爲藝文令  
前整屋尉魏思溫爲軍師旬日兵十餘萬傳檄州縣疏武  
氏過惡復廬陵王天子位又索狀類太子賢者奉之詭眾  
曰賢實不死楚州司馬李崇福率所部三縣應之武后遣  
左玉鈐衛大將軍李孝逸兵三十萬往擊之削其祖父官  
爵毀冢藏除屬籍赦揚楚民脅從者購得敬業首授官三  
品賞帛五千得之奇等首官五品帛三千敬業問計於思  
溫對曰公旣以太后幽繫天子宜身自將兵直趨洛陽山  
東韓魏知公勤王附者必眾天下指日定矣璋曰不然金  
陵負江其地足以爲固且王氣尙在宜先并常潤爲霸基

然後鼓行而北思溫曰鄭汴徐亳士皆豪桀不願武后居  
上蒸麥爲飯以待我師奈何欲守金陵投死地乎敬業不  
從使敬猷屯淮陰韋超屯都梁山自引兵擊潤州下之署  
宗臣爲刺史始回兵屯高郵下阿谿思溫歎曰兵忌分今  
敬業不知掃地度淮率山東士先襲東都吾知無能爲也  
武后又使黑齒常之將江南兵爲孝逸援進擊淮陰都梁  
兵皆敗後軍總管蘇孝祥率奇兵五千夜度擊敬業孝祥  
死兵溺者過半孝逸軍退守石梁有烏集噪敬業營上監  
軍御史魏真宰曰賊其敗乎風順荻乾火攻之利也固請  
戰遂度谿擊之敬業置陣久士疲皆顧望不正列孝逸乘

風縱火逼其軍軍稍卻敬業麾精兵居前弱者在後陣亂不能制乃敗斬七千餘級敬業與敬猷之奇求仁賓王輕騎遁江都悉焚其圖籍攜妻子奔潤州潛蒜山下將入海逃高麗抵海陵阻風遺山江中其將王那相斬之凡二十五首傳東都皆夷其家中宗反正詔還勳官封屬籍尋完塋冢焉初敬業之叔思文爲潤州刺史敬業起兵以使閒道聞固守踰月城陷敬業責曰廬陵王繼天下無罪見廢今兵以義動何過拒邪若太后是助宜卽姓武思溫等欲殺之敬業不許及楊楚平乃獨免后遂賜武姓歷春官尙書或言本與敬業謀者乃復徐氏卒子欽憲開元中仕至

國子祭酒

新唐書李勣傳

唐紀初官軍逆風不利俄而風回甚勁孝逸縱火賊懼燒而潰敬業敬猷之奇求仁寶王走歸江都焚簿書攜妻子潛蒜山下手書召李宗臣敬業初與宗臣木契爲約時亡其契宗臣疑而不赴或云宗臣已歸順敬業入海欲奔東夷至五陵界阻風僞將王那相斬之來降餘黨赴水死司馬光資治通鑑唐紀十九考異

宋考功以事累黜後放還至江南遊靈隱寺夜月極明長  
廊吟行且爲詩曰鷺嶺鬱岩龔龍宮隱寂寥第二聯搜奇  
覃思終不如意有老僧點長明燈坐大禪牀問曰少年夜  
久不寐而吟諷甚苦何耶之問答曰弟子業詩偶欲題此  
寺而興思不屬僧曰試吟上聯卽吟與之再三吟諷因曰  
何不云樓觀滄海日門聽浙江潮之問愕然訝其迺麗又  
續終篇曰桂子月中落天香雲外飄捫蘿登榻遠剝木取  
泉遙霜薄花更發冰輕葉互凋待人天台路看余度石橋  
僧所贈句乃爲一篇之警策遲明更訪之則不復見矣寺  
僧有知者曰此駱賓王也之問詰之曰當徐敬業之敗與

賓王同追捕之不獲將帥慮失大魁得不測罪時死者數  
萬人因求二人者函首以獻後雖知不死不敢捕送故敬  
業得爲衡山僧年九十餘乃卒

原注出趙魯  
遊南嶽記

賓王亦落髮

徧遊名山至靈隱以周歲卒當時雖敗且以匡復爲名故

人多護脫之

孟榮本事詩  
微異第五

唐裴炎爲中書令時徐敬業欲反令駱賓王畫計取裴炎  
同起事賓王足蹈壁靜思食頃乃爲謠曰一片火兩片火  
緋衣小兒當殿坐敎炎莊上小兒誦之并都下童子皆唱  
炎乃訪學者令解之召賓王至數啖以寶物錦綺皆不語  
又賂以音樂妓女駿馬亦不語乃將古忠臣烈士圖共觀



之見司馬宣王賓王歟然起曰此英雄丈夫也卽說自古  
大臣執政多移社稷炎大喜賓王曰但不知謠譏何如耳  
炎以謠言片火緋衣之事白賓王卽下北面而拜曰此真  
人矣遂與敬業等合謀揚州兵起炎從內應書與敬業等  
書惟有青鵝字人有告者朝臣莫之能解則天曰此青字  
者十二月鵝字者我自與也遂誅炎敬業等尋敗

太平廣  
記原注

出朝野  
僉載

唐明堂主簿駱賓王帝京篇曰倏忽搏風生羽翼須臾失  
浪委泥沙後與徐敬業興兵揚州大敗投江水而死此其

識也

太平廣記原注  
出朝野僉載

駱賓王未顯時庸作於杭州梵天寺終日作役至夜方休因憑欄而立時月色如畫一老僧苦吟不已繼以永歎因問之曰和尚何不睡去而冥搜如是僧云我作梵天寺詩止得兩句云桂子月中落天香雲外飄思之切至竟不能成章遂太息也賓王曰我當爲汝足成之僧云爾何人而敢言詩然亦不能抑也令僧再舉前句卽應聲曰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僧大奇之乃知命世之人雖溷蹟塵埃而胸中突兀權奇遇事輒見殆不能隱也

宋吳炯五總志

駱賓王方弱冠時徐敬業據揚州而反賓王陷於賊庭其時書檄皆賓王之詞也每與朝廷文字極數僞周天后覽

之至蛾眉不肯讓人狐媚偏能惑主初微笑之及見一杯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乃不悅曰宰相因何失如此之人蓋有遺才之恨

宋王謙唐語林

論者謂李杜氣節高偉其自負不止文辭閒不當與沈宋諂諛者伍愚亦謂李翰表上張巡之功狀使巡大節白於世邪說不得行而朝廷之賞當其功蓋義士也有關於風教者也當傳之巡遠之後而不當傳之文藝之列若駱賓王從徐敬業亂而亦不失文藝之名或者以其一杯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此二語有足以聲賊后之罪與

黃震日抄

高宗廢王氏立武氏武故太宗才人也其後武氏得志變

唐爲周駱賓王馳檄天下明指聚麀之醜而后曾不能設  
一語以自解說反嘆宰相失人乃知事犯公義不獨心不  
可欺口亦不能自文也

程大昌  
考古編

補唐書駱侍御傳

胡應麟

字元瑞  
蘭谿人

駱賓王越東陽郡人也父爲博昌令

見本集與博昌父老書中

賓王生

七歲能詩嘗嬉戲池上客指鷺羣令賦焉應聲曰白毛浮  
綠水紅掌撥清波客嘆詫呼神童比長天才逸發與王勃  
楊炯盧照隣並以藻繪擅一時號垂拱四傑云先是唐起  
梁陳衰運後詩文纖弱委靡體日益下賓王首與勃等一  
振之雖未能驟革六朝餘習而詩律精嚴文辭雄放滔滔  
混混橫絕無前唐三百年風雅之盛以四人者爲之前導  
也永徽中厯官侍御史時高宗孱不君后嬰擅國賓王覩  
唐運且密移數上書言天下大計后嬰怒誣以法逮繫獄

中作螢火賦以自廣久之謫臨海丞高宗崩后璽廢廬陵  
改唐物賓王恥食周粟卽日棄官歸賦寶劍思存楚金鎚  
許報韓之句會英公徐敬業起兵誅后璽賓王仗策從之  
敬業雅慕賓王名得之大悅引至戎幕中羽書文告之屬  
一切諮焉旣而義師大集將直指長安賓王援筆慷慨爲  
文以諭海內檄傳四方振動墨讀之至一抔六尺語凜然  
曰如此材而流落不偶宰相之過也敬業進兵拔潤州敗  
僞周將雷仁智與李孝逸遇下阿擊其前鋒大破之敵垂  
遁適星墜營中魏元忠縱火圍逼敬業軍遂潰黨與悉禽  
賓王變姓名逸去削髮爲浮屠居天竺靈隱間十餘載

考功郎宋之問謫官嶺表宿寺中賦詩得鷺嶺龍宮之句  
思不屬方苦吟一老僧臥禪榻問故遠續云樓觀滄海日  
門聽浙江潮之問大駭質明趣訪之逝矣識者云此駱賓  
王也以是知敬業之敗有司慮墨以檄故必斬得其人因  
斬貌類者以獻云始賓王父蚤亡奉母竭力裴行儉再辟  
幕下皆陳啓峻辭意致委篤人以方李密陳情表世傳士  
先器識之云殆匪實錄至奮身爲國舉宗百口棄置若遺  
其忠孝天性然也賓王旣以起義亡無敢哀其製作者廬  
陵復辟累詔訪求魯國郝雲卿始集傳之天寶以還唐風  
載變後生輕薄齟齬前薪杜甫氏以凌跨百代之才特推

穀賓王至擬之江河不廢李夢陽王世貞皆本朝稱大匠  
咸歸甫論篤而斥行儉爲腐談新都汪道昆尤重賓王檄  
洎帝京疇昔二歌方諸秦漢閒作者當孽器革運滔天剝  
剝生靈毒痛九野蓋開闢未聞之變一時唐之臣子宋璟  
姚崇婁師德輩俯首北面蒲伏裙裾殆不知廬陵何物獨  
賓王仗義執言大聲其惡視行儉苟全性命器識先後何  
如哉自唐世因仍周歷日以叛臣刺戾相沿郡乘邑志咸  
屏弗錄萬厯丙子滕觀察伯輪董浙學事於是門下士胡  
應麟發人也首上事訟賓王云竊見故唐臨海縣丞駱賓  
王王勃高風瑰材卓行詞華冠代學業超羣至孝篤於平



生孤忠竭於始仕微官奉母任武功簿而不辭直道事人  
謫臨海丞而愈奮屬牝晨之篡國元樞撼而八極搖奮雄  
畧以登壇赤羽呼而萬衆集慟一抔於故主問六尺於元  
兇歷數屠兄殺子之姦鯨鯢褫魄亟發酖母弑君之惡獍  
獠寒心旣首建義旗將裂渠魁於七廟旋身膏逆刃尙飛  
靈爽於千秋偉哉器量無雙詎曰文章寡二迺史氏因循  
弗昌言於紀述而州民謗陋迄罷享於烝嘗誠亘古不白  
之沈寃實闔郡當先之鉅典伏惟闡發幽光播揚茂烈聿  
修廢墜廣勵風猷俾乾坤壯氣恢宏於崇正之朝海甸英  
魂鼓舞於右文之日書上事垂下所司適擢去不果已蘇

督學濬至亟申前議列祠郡城已洪督學啓睿至復采風  
聞專祀邑里三觀察使皆閩人雅尙風節而後先繼至故  
自賓王舉事厯宋迄今八百餘載而公論始定於一殆若  
有天意存焉於戲賓王不死矣願新書文苑濶畧未詳而  
劉昫舊唐論述尤謬因稍據臨海丞集掇其忠孝大都暨  
野乘稗官之足徵信者爲駱侍御補傳以傳

胡應麟曰吾越之言詩文率繇賓王始非直發一方耳也  
迺余產婺中於賓王實晚進云賓王檄后嬰大惡數十義  
炳日星而史臣以怨誹譏之僞周羣鼠倒置君臣大倫以  
媚墨可也而且千百載而下而皆周之史何也聖人御寓

覆盆洞鑿勾萌蠕動有濫必伸而矧於賓王於虜歷世久而公論明蓋記之古昔矣

駱丞列傳

吳之器

唐駱賓王義烏人父某濟南博昌令賓王少有志節善屬文與王勃楊炯盧照隣齊名號稱四傑以薦爲道王府屬王下教使自言所能賓王恥之具狀辭不對調武功主簿裴行儉總筦洮州辟掌書記時最稱雄任士人多階以顯賓王以母老爲書謝之曰僕本鄙人頗覽前事見高臺九仞曾參負北向之悲積粟千鍾季路起南遊之嘆未嘗不廢書輟卷流涕沾衣何者情蓄乎中事符則感形潛於內迹應斯通惟君侯察焉賓王一藝罕稱十年不調進寡金張之援退無毛薛之侶亦何嘗獻策干時高譚王伯銜材

揚已歷抵公卿不圖執事誤聽委以筦記昔者荆聶田豫  
之流勢利相傾意氣偶許捐軀燕趙爲殉齊韓今君侯無  
求于下官見接以國士正當陪麾後殿奉節前驅賈勇求  
榮輕生答施顧逡巡成命躊躇從事者徒以夙遭不造幼  
罹閔凶老母在堂常丁羸恙藜藿無甘脆之膳松楸闕遷  
厝之資撫躬存亡無心天地何面目以奉三軍之事乎嘗  
觀元直指心令伯窮訴非甘賤貧良非得已況流沙一去  
絕幕千里子迷度磧之魂母切倚閭之恨就令歡以卒歲  
仰南薰之不貲而使憂能傷人迫西山而何幾君侯情深  
錫類道叶天經寬其負恩遂其終養窮思有望老母知歸

又答員半千書曰張許事至辱惠書及詩把翫無厭上言  
離恨下場交情篤以猛風乾蘇之譚彌以驟馬涇薪之喻  
雖聞義則徙道存起予而擬入失倫事均翫物夫鯢之沈  
鰓并鮒可齊鵬之戢翼乘雁可褻及其化羽搏風振鱗橫  
海寧但借翰槍榆假力在藻資涓流之水待堀堞之風哉  
夫人閒百年物理千變其有道在則尊德成而上幽真爲  
虛白之室靜默爲太平之門知軒冕是儻來悟榮華非力  
致斯道不墮何患無成而欲圖僥倖於權重之交養聲譽  
於衆多之口斯所以楊朱徘徊於歧路阮籍怵惕於窮途  
也無何調長安主簿授侍御史時武氏篡唐數上書諷諫

得罪謫臨海丞因棄官遊廣陵作詩曰寶劍思存楚金鉞  
許報韓會徐敬業起兵卽爲傳檄曰僞周武氏者人非淑  
順地實寒微虺蜴爲心豺狼成性暱狎邪佞殘害忠良弑  
君酖母包藏禍心窺竊神器君之愛子幽之別宮賊之宗  
盟委之重任嗚呼霍子孟之不作朱虛侯之已亡幕府氣  
感風雲志安社稷爰舉義旗以清妖孽南連百粵北盡三  
河海陵紅粟倉儲之積匪窮江浦黃旗匡復之功何遠公  
等或居漢地或協周親或膺重寄于爪牙或受顧命于宣  
室言猶在耳忠豈忘心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倘  
能轉禍爲福送往事居共立勤王之師無廢大君之命凡

諸爵賞同指山河檄至后讀之但嬉笑至一抔兩句矍然  
曰誰爲之左右以賓王對后曰宰相之過也人有如是才  
而使之流落不偶乎敬業敗亡命不知所之後宋之問至  
江南遊靈隱寺夜月極明長廊吟步爲詩曰鷺嶺鬱嵒嵒  
龍宮瑣寂寥忽思不屬有老僧問曰少年夜久不寐而吟  
諷甚苦何也之問曰弟子偶欲題此而思不繼奈何僧曰  
何不云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乎之問愕然訝其遒麗  
遲明訪之則不復見矣或曰此駱賓王也文集多散失中  
宗復辟降勅搜訪得數百篇令魯國郝雲卿叙次爲十卷  
行於世賓王負逸才五言氣象雄傑構思精沈含初包盛



卓然鮮儷七言綴錦貫珠汪洋洪肆帝京疇昔特爲擅場  
靈妃豔情尤極淒靡雖本體閒有離合抑亦六代之遺則  
也

論曰王元美先生有言裴行儉詆誹四傑臆其不終亦偶  
耳彼所重王劇蘇味道者或鈞黨族誅或稷稜流竄區區  
祿位何與人毛髮事而千古肉食人舉爲譚柄良可笑也  
以余觀駱丞始謝顯辟終激義舉去就較然不肯鹿鹿雖  
古狂狷何以加徒以仕艱再命一蹶不復竟致厚訾嗟乎  
彼豈謂魯連翟文仲遂出新垣衍孔光諸人下哉

贊曰仕不違親黜匪後君婉變取義慷慨邀勲毛檄甫棄

韓稚始聞期頤逝波絰組飄雲懿惟大雅千秋曷羣

續補唐書駱侍御傳

同邑後學陳熙晉撰

駱賓王婺州義烏人

胡元瑞作越東陽郡人按李吉甫元和郡縣志婺州春秋時爲越國西界

秦屬會稽郡孫皓始分會稽置東陽郡隨平陳置婺州義

烏縣西南至州百五十里本秦烏傷縣也武德四年改烏

傷爲義烏今從新舊唐書義烏縣志賓父爲青州博昌令

王字觀光按史傳皆佚其字故不載

有遺愛  
義烏縣志賓王父名履元出自譜牒恐未可據惟

雖遠遺愛猶存知  
賓王七歲能屬文目爲神童隨父至博

其爲博昌令也

昌與其邑之張學士辟閭公遊趨庭奉訓負笈從師學問

得於齊魯者爲多  
與博昌父老書曰松檟千秋有切維桑

之里上裴吏部書曰松檟闕遷厝之資

知其父葬於博昌又與博昌父老書曰自解攜襟袖將十

五年交臂存亡畧無半在張學士湔從朝露辟閭公倏掩

夜臺故吏門人多遊蒿里耆年宿德但見松邱知其舊好昔遊多在博昌云

既而父卒於博昌

族葬其地父老多憐之者尋奉母居兗州之瑕邱縣性篤孝每讀書見古人負米之情捧檄之操未嘗不廢書輟卷流涕傷心道王元慶永徽中歷滑州刺史後歷徐沁衛三州刺史賓王爲府屬使自敘所能賓王狀曰某官某謹再拜言伏奉恩旨令通狀自敘所能某本江東布衣人也幸屬大鑑貞觀合璧光輝易彼上農叨茲下秩于今三年矣然而進不能談社稷之務立事寢中退不能掃丞相之門買名天下徒以黃離元吉白賁幽貞沐少海之波瀾照重光之麗景雖任能尙齒載宏進善之規而觀過知人異降

自媒之旨是用披誠瀝懇以抒愚衷若乃忘大易之謙光  
矜小人之醜行彈冠入仕解角登朝飾懷祿之心效當年  
之用莫不徇名養利勵朽磨鉛自謂身負管樂之資志懷  
周召之業若斯人者可勝道哉而循譽察能聽言觀行舍  
真筌而擇士沿虛談以取材將恐有其語而無其人得其  
賓而喪其實故曰知人不易人不易知抑又聞之知臣莫  
若君知子莫若父誠能簡材試劇考績求功觀其所繇察  
其所以臨大節而不可奪處至公而不可干冀斯言之無  
虧於從政乎何有若乃脂韋其迹乾沒其心說己之長言  
身之善覲容冒進貪祿要君上以紊國家之大猷下以瀆

獨介之高節此凶人以爲恥況吉士之爲榮乎所以令銜  
其能不奉令謹狀麟德初高宗有事於泰山應岳牧舉對  
策車駕至齊州賓王爲齊州父老請陪封禪表曰臣聞圓  
天列象紫宮通北極之尊文帝凝圖乎猷暢東巡之禮是  
知道降光宅旣輯玉於雲臺業紹禪宗必塗金於日觀伏  
惟陛下乘乾握紀纂三統之重光御辨登樞應千齡之累  
聖故得河浮五老啓赤文於帝期海薦四神奉丹書於王  
會瑞開三脊祥洽五雲旣而緝總章之舊文摺辟雍之故  
事非烟翼軼移玉輦於梁陰若月乘輪祕金繩於岱嶽臣  
等質均芻狗陰謝桑榆幸屬堯鏡多輝照餘光於連石軒

圖廣耀追盛禮於擬金然而鄒魯舊邦臨淄遺俗俱穆二  
周之化成稱一變之風境接青疇俯瞰獲麟之野山開翠  
岵斜連辨馬之峰豈可使稷下遺氓頓隔陪封之禮淹中  
故老獨奏告成之儀是用就日披丹仰璧輪之三舍望雲  
杼素叫天閣於九重倘允微誠許陪大禮則夢瓊餘息翫  
仙闕以相歡就木殘魂遊岱宗而載躍詔兗州給復二年  
齊州一年半拜奉禮郎爲東臺詳正學士久戍邊城有懷京邑詩云棘寺  
遊三禮蓬山邁八儒李嶠有贈駱奉禮從軍詩西行寄東  
臺詳正學士云影纓陪紱冕載筆偶瑱璫是駱曾爲詳正學  
士咸亨元年吐蕃入寇罷安西四鎮以薛仁貴爲邏娑大  
總管適賓王以事見謫從軍西域會仁貴兵敗大非川賓

王久戍未歸作蕩子從軍賦以見意未幾自塞外還至蜀  
從軍姚州姚州者古哀牢之國咸亨三年姚州羣蠻叛蠻  
刺史蒙儉實始其亂郎將趙武貴失律蜀兵大潰使將軍  
李義爲姚州道大總管往征之轉戰百餘里厯三晝夜誅  
首領諾沒弄楊虔等於行陣蒙儉及首領和舍遁鳩集餘  
衆陸梁旅拒賊帥夸干獨率馬軍轉鬪擊敗之乘利深入  
擒和舍等惟蒙儉仍脫身歸巢穴前後露布皆賓王所草  
也遊蜀久之厯武功主簿上元三年二月吐蕃寇鄯廓河  
芳等四州詔吏部侍郎裴行儉爲姚州道左二軍總管受  
元帥周王節度聘賓王爲記室賓王上書曰四月一日武



功縣主簿駱賓王謹再拜奉書吏部侍郎裴公執事易曰  
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理存乎象非書無以達其微詞  
隱乎情非言無以詮其旨僕誠鄙人也頗覽前事每讀古  
書見高堂九仞曾參負北向之悲積粟萬鍾季路起南遊  
之嘆未嘗不廢書輟卷流涕霑衣何者情蓄自衷事符則  
感形潛於內迹應斯通是用布腹心憑肝膽庶大雅含宏  
之量矜小人惻愍之誠惟君侯察焉賓王一藝罕稱十年  
不調進寡金張之援退無毛薛之遊亦何嘗獻策干時高  
談王霸銜材揚已厯抵公卿不及汲於榮名不戚戚於卑  
位蓋養親之故也豈謀身之道哉不圖君侯忽垂過聽禮

以弓招之恩任以書記之事儼人則多慚阮瑀入幕則高  
謝邨超昔聶政荆軻刺客之流也田光豫讓烈士之分也  
咸以勢利相傾意氣相許尙且捐軀燕趙甘死秦韓今君  
侯無求於下官見接以國士正當陪麾後殿奉節前驅賈  
餘勇以求榮效輕生而答施所以遠巡於成命躊躇於從  
事者徒以夙<sub>逆</sub>不造幼丁閔凶老母在堂常嬰羸恙藜藿  
無甘旨之膳松楸闕遷厝之資撫躬存亡何心天地故寢  
食夢想墮指之戀徒深歲時蒸嘗崩心之痛罔極若僕者  
國名教中一罪人耳何面目以奉三軍之事乎况屬天倫  
之喪奄踰十月違膝下之養忽已三年而凶服之制行終

哀疚之情未洩興言永慕舉目增傷夫怨於心者哀聲可  
以應木石感於情者至性可以通神明故徐元直指心以  
求辭李令伯陳情以窮訴上以棄興王之佐命下以全奉  
親之篤誠而蜀主不以爲非晉君待之逾厚此二人者豈  
貧賤惡榮華厭萬乘之交甘匹夫之辱也蓋有不得已  
者哉人有乾沒爲心脂韋成性舍慈親之色養許明主以  
馳驅內忘顧復之私外存傳會之眷薄骨肉厚榮寵苟背  
恩而自效則君侯何以處之而且義士期乎貞夫忠臣出  
乎孝子旣不能推心以奉母亦安能死節以事人雖物議  
之無嫌實吾斯之未信也流沙一去絕塞千里子迷入塞

之魂母切倚閭之望就令歡以卒歲仰南薰之不貲而使  
憂能傷人迫西山而何幾君侯情深錫類道協天經明恕  
待人慈心應物倘矜犬馬之微願憫烏鳥之私情寬其負  
恩遂其終養則窮魂有望老母知歸賓王死罪再拜是時  
周王不行行儉亦未出塞調明堂主簿著帝京篇上行儉  
當時以爲絕唱

張鷟朝野僉載以爲明堂主簿駱賓王帝京篇據疇昔篇有使我再干州縣祿之句

帝京篇十年不調幾遠迴與書中十年不調符合當在此時也

俄持母服隱棲滄濱服闋

補長安主簿儀鳳三年以薦遷侍御史時高宗不君政由

武氏賓王數上章疏諷諫爲當時所忌誣以賊下獄久繫

尙未昭雪作螢火賦以自廣

疇昔篇昔離京兆謗還從御史彈當在儀鳳中胡元瑞謂

永徽中厯官儀鳳四年高宗幸東都六月改元調露遇赦  
侍御史非也

得釋厯敘平生坎壈以摠懷抱曰疇昔篇調露二年除臨  
海縣丞緣之官便還義烏葬母始行道經永興主簿宋思  
禮事繼母徐以孝聞會亢旱川源堙絕思禮禱於天忽有  
泉出庭下味甘且寒日以養母賓王爲靈泉頌縣尉柳晃  
刻之石至臨海怏怏不得志棄官去高宗崩宰相裴炎受  
顧命立中宗天后武氏聽政廢帝爲廬陵王立相王爲皇  
帝時諸武當權人情憤怨李勣孫敬業少從勣征伐有勇  
名厯太僕少卿襲英國公爲眉州刺史嗣聖元年左遷柳  
州司馬弟敬猷以蓋屋令坐事免同客揚州左驍騎衛大

將軍程務挺檢校羽林軍與炎敬業相結嗣聖元年賓王以薦舉至長安敬業令賓王畫計取炎同起事臨行有與程將軍書曰昨見武郎將備陳將軍之言思出非常談過其實恭聞嘉惠深用慚惶君侯懷管樂之材當衛霍之任豐功厚利盛德在人送往事居元勲蓋俗智足以興皇業道足以濟蒼生尙且屈公侯之尊伸管庫之士若下僕者天地中一無用芻狗耳粵自旌賁之辰卽逢聖明之厯材不經務不能成佐命之功智不通時不能包周身之慮加以天資木強不能屈節權門地隔蓬心不能買名時議常願爲仁繇已喪我於吾見機可以絕機無用之爲有用隨

時任其舒卷與物同其波流者矣其於木也般垂無所措  
其鉤繩其於駕也良樂無所施其銜策不悟聖朝發明揚  
之詔君侯緝雍熙之道曲垂提獎廣借游楊猥以樗櫟之  
姿忝預賢良之薦方今鴻都富學麟閣多英非游夏不可  
以升堂非夔牙不可以擊節儻使片言失德事暴區中匹  
夫竊議語流天下進乖得賢之舉退貽薄德之譏恐不肖  
之軀爲高明之累耳必能一眄增價九術先登燕昭爲市  
駿之資郭隗居禮賢之始則當效駑鉛之用飾固陋之心  
陶鑄堯舜之典謨憲章文武之道德上以究三才之能事  
下以通萬物之幽情勿使將詞翰爲行已外篇文章是立

身歧路耳又何足道哉言而不慙者恃惠子之知我也所  
恨禁門清切造別無緣官守牽纏程期有限某尙期辭滿  
儻泛孤舟萬里烟波舉目有江山之恨百齡心事勞生無  
晷刻之歡嗟夫流水不窮浮雲自遠霑襟此別把袂何時  
恃以平生之私忘其貴賤之禮幸勿爲過謹不多談遂至  
揚州敬業自稱匡復府上將領揚州大都督以括蒼令唐  
之奇爲左長史黜令杜求仁爲右長史參軍李宗臣爲左  
司馬監察御史薛璋爲右司馬江都令韋知止爲英公府  
長史賓王爲藝文令蓋屋尉魏思溫爲軍師旬日兵十餘  
萬賓王爲敬業作文檄傳天下武氏讀檄但嬉笑至一杯



六尺之句矍然曰誰爲之左右以賓王對武氏曰此宰相之過也有如此才而使之淪落不偶乎義師大集四方振動楚州司馬李崇福率所部三縣應之敬業使敬猷屯淮陰韋超屯都梁山自引兵渡江拔潤州回兵屯高郵下阿溪敗左玉鈴衛大將軍李孝逸殲總管蘇孝祥敵營風逆不利俄而風回孝逸縱火逼敬業軍敗之敬業入海欲奔東夷至海陵界阻風敬業將王那相斬以降餘黨多赴水死賓王亡命不知所之十餘載考功郎宋之問遊靈隱寺月色空明長廊行吟曰鷺嶺鬱岵堯龍宮隱寂寥思不屬一老僧坐大禪床問故續曰樓觀滄海日門聽浙江潮

之問愕然遲明訪之不復見寺僧有知者曰此駱賓王也

孟啓本事詩當敬業之敗與賓王俱追捕之不獲將帥慮  
失大魁得不測罪時死者萬人因求戮類二人者函首以  
獻後雖知不死不敢捕故敬業得爲衡山僧年九十餘卒  
賓王亦落髮遊名山至靈隱以同歲卒按敬業旣爲其將  
王那相斬以降必無逃脫理所傳爲僧於衡山或非其實  
臨海之爲僧與非爲僧不可知而其非死於廣陵則確而  
有徵張鷟朝野僉載曰明堂主簿駱賓王帝京篇曰倏忽  
搏風生羽翼須臾失浪委泥沙後與徐敬業興兵揚州太  
敗投江水而死此其識也鷟舉進士於高宗調露中見聞  
不應有誤是臨海之遁屬實蓋賓王本不在傳首之列因  
以投水報聞也故新書言亡命不知所終未有以爲非者  
范氏明曰義烏敗逃之時宋不得爲少年延清吟詩之時  
亦不得爲老僧考集中江南兗州俱有贈宋之作據舊  
唐文苑傳宋之問父令文高宗時爲東臺詳正學士臨海  
載筆在咸亨以前則臨海與之問之父同官前後當不遠  
文苑傳又曰之問甫冠武后召與楊炯分直習藝館秋蓮  
賦序天授元年勅學士楊炯與之問分直於洛城天授距  
高宗末凡七年計臨海贈詩之時之問纔十餘歲耳新書

文藝傳曰之問景龍中遷考工員外郎下遷汴州長史未  
行改越州長史睿宗詔流欽州賜死桂州自天授初至中  
宗景龍初凡十八年景龍四年而睿宗改元景雲之間爲  
越州長史在景龍三年有祭禹廟文可證靈隱吟詩當在  
其時年將四十矣臨海之年不可考據詠懷古意上裴侍  
郎詩作於咸亨初有二十二餘罷鬢是潘安仁之句約三  
十外自咸亨元年至景龍三年凡四十年年六十矣是龍  
駢本長於宋二十餘歲亦未見其必無亡命爲僧之事龍  
朔初載文場變體爭構纖微競爲雕刻骨氣都盡剛健不  
聞賓王與龍門王勃華陰楊炯范陽盧照隣務革其弊以  
經典爲根柢積年綺碎一朝清廓海內稱爲王楊盧駱亦

號爲四傑照隣謂人曰吾喜居主後恥在駱前

胡應麟補傳賓王與

王勃楊炯盧照隣號垂拱四傑按郗雲卿序曰高宗朝號  
爲四傑新舊史亦未繫以垂拱也以吾考之舊書王勃傳  
曰上元二年勃往省父渡南海陸水而卒時年二十八新  
書曰勃渡海溺瘁而卒年二十九據文集勃遊冀州韓家

園序爲調露之元年獻歲計高宗上元二年後越儀鳳三年始改元調露又三月上已祓禊序永淳二年暮春三月調露元年後越二年及永隆一年聞輝一年改元永淳二年十二月改元宏道乃高宗末年也明年爲中宗嗣聖元年卽武后光宅元年次年改元垂拱據勃上劉右相書有張樂岱郊騰勲社首之句通鑑唐紀麟德元年八月以司列大常伯劉祥道兼右相時請封禪則劉右相之爲祥道無疑盈川序子安集曰年十有四大常伯劉公巡行風俗見而異之曰此神童也因加表薦對策高第拜爲朝散郎補王微爲侍讀尋反初朋友人陸季友盛稱宏農藥物迺求補號州參軍坐免歲餘尋復舊職棄官沈迹就養於交趾焉長卿坐廢於時君山不合於朝豈無媒也其惟命乎富貴比於浮雲光陰踰於尺璧著撰之志自此居多命不改與我有涯先謝春秋二十八年唐上元三年秋八月不改其樂顏氏斯殂養空而浮賈生終逝曰就養曰著撰並無死南海之說子安於麟德元年年十四至上元三年年二十五不得云二十八以序中顏氏賈生推其年子安之卒計必三十餘歲可知永淳二年子安年三十三尙作祓禊序去垂拱兩年耳疑春秋三十八年周垂拱四年云云竊疑改爲二十八歲以合於唐史也宋之問祭楊盈川文

日維大周某年月日西河宋某敬祭於楊之靈則盈川亦  
卒於武后之時昇之釋疾文曰先朝好吏予方學於孔墨  
今上好法予晚受於老莊其後登封禮日屢下蒲帛之書  
值予有幽憂之疾則昇之卒於武后萬歲元年封嵩山之  
後可知臨海則中宗景龍中與宋考功吟詩於靈隱寺是  
臨海於四傑中壽最高也夫四傑之名著於裴行儉典選  
之時在總章咸亨間謂之垂拱非也而其實如此盈川曰  
愧在盧前恥居王後昇之曰喜居王後恥在駱前而其先  
後之序亦有不盡然者舊書文苑傳先楊而次王及盧駱  
杜少陵詩兩稱盧王則子安次於昇之張說裴太尉碑曰  
在選曹見駱賓王盧照隣王勃楊炯則臨海在武功與富  
爲之冠然則先後之次第當時本無定論也

嘉謨齊名稱爲富駱

杜少陵詩舉天悲富駱近代惜盧王

在長安與畿尉李

嶠劉光業等夷

新書李嶠傳

賓王旣以舉義事不捷逃遁無有

褒其著作者則天素重其文遣使求之中宗復辟降勅搜  
訪賓王詩筆兗州人郗雲卿集當時之遺漏爲十卷又百

道判三卷

郗雲卿新舊史不載今由集中按之詩之作於齊魯可考者二十餘首啓十一首齊魯作得其

十又得書二表一在兗州尤多舊書以爲則天遣使求其

文序以爲中宗詔求其文按詩如過故宋夕次舊吳詠懷

三首確爲亡命後作文則與程將軍書有送往事居之語

爲當時所忌則天時必不敢獻殆在中宗時所補之遺漏

歟其人與朱家之藏季布孫賓石之匿趙明萬歷中郡人

政何以異不可謂非與臨海相知之深也

胡應麟上其事祀於鄉福藩監國東陽張國維請於朝諡

文忠本朝雍正中建忠孝祠與顏孝子烏宗忠簡澤並祀

云

駱臨海墓碑記

并銘

嗚呼此唐忠臣義烏駱公之墓也公在唐爲武功簿裴行  
儉總管洮州表辟公公不應迨武氏牝晨師師非度綱密  
文峻顛木有蘖公薄仕丞臨海後竟與李敬業奮檄告厥  
辜于天下事雖未成正氣已褫逆魄難者曰公不拜行儉  
辟然猶食武氏粟豈眞屈於不知已伸於知己耶復曰武  
氏於唐亦如呂氏於漢陰竊天位大命未革王臣蹇蹇厥  
謀惟幾且當呂后欲諸侯呂也惟王陵面折廷諍卽周勃  
亦且晦迹交歡陳平卒成大功觀公之流落爲僧志蓋欲  
有所用且狄梁公不在高位乎梁公之成公實開之博浪

一椎勝於信越百萬何厚頌梁公而苛繩公也武氏讀檄  
嘆息以公不偶歸過宰臣人或謂武氏憐才行儉評隲四  
傑人或謂行儉知人嗚呼人固不易知丈夫豈受人憐余  
直進公於畱侯絳侯閒以媿詞人之無行者公墓在邑之  
五都時日上楓之塘歲久邱隴就蕪採樵莫扞且有侵壩  
地爲菟裘者余廉之上其事于分守憲使萊陽宋公遂增  
封抔土而著甲令環公墓九十步勿採歲時致敬焉嗚呼  
桓魋石擲安在哉靈鷲老僧一抔土千載之下猶增厥封  
人胡不知所去從歟宋公明敏博淵宏植風教其知人豈  
行儉所能望余受公命爲之碑而系以銘銘曰青青者楓



佳哉鬱葱暗哉山則有彝澤則有崇問何人草檄者一抔  
之土乾猶封格哉有忠崇禎庚辰夏日東臯竹里人熊人  
霖撰

駱臨海集箋注凡例

一唐宋皆以姓名目茲集明金繼震本稱駱先生集顏文選本稱駱丞集并稱侍御集又有稱義鳥集武功集靈隱子集者胡應麟始稱臨海集考隋志有王筠臨海集移以標斯集則最後之官也今仍之

一郝雲卿序稱十卷明金繼震虞九章陸宏祚童昌祚並六卷顏文選施羽王並四卷康熙中黃之綺本十卷乾隆中項家達本四卷嘉慶中秦恩復本十卷云從汲古閣毛氏藏本影寫證爲蜀本今從郝雲卿之舊定爲十卷

一顏本以五言古風律詩排律絕句七言古詩絕句次其先後不知選標古詩未分今體唐至沈宋始號律詩李漢編韓昌黎集以五七言古體爲古五七言律及排律絕句統名律詩至唐初四傑如王子安滕王閣詩此七古也稱成四韻臨海送閻五還潤州此五律也謂勒四言則猶未有律之稱也汲古閣本十卷爲賦頌一雜詩四表啓一啓書一雜著三今從陶集冠停雲柳集首淮雅之例先雜詩次賦頌次表狀對策次啓書次雜著較爲近之

一臨海詩文大率由後人綴拾而成已非唐時原帙茲畧

爲敘次特具巔末其首帝京者雖則少通其例用以弁  
冕全集

一顏注爲 四庫所著錄舛陋踈舛殆鮮可採集中詩文  
脫簡甚多有佚其篇者如送劉少府遊越州詩從軍行  
從文苑英華補稱心寺詩遊招隱寺從全唐詩補仙遊  
觀贈道士詩從王子安集補上兗州張司馬啓從文  
苑英華補聖泉詩序從全唐文補是也有佚其全題者  
如甲第驅車入別爲一首誤連餞駱四之後與親情書  
某初至鄉閭以下別爲一首係再與親情書是也有佚  
其題字者如送鄭少府入遼佚其賦俠客遠戎七字送

王贊府上京參選佚賦得鶴三字上廉察使啓佚察字  
釣磯應詰文佚三字是也有佚其字句者如蕩子從軍  
賦脫見空陌之草積十二字晚泊江鎮詩脫徙摘愴離  
憂二十字行軍軍中行路難脫行路難歧路五字疇昔  
篇脫莫教憔悴損儀容十四字上韋明府啓佚延張必  
十二字上吏部裴侍郎書佚四月一日九字與程將軍  
書脫幸勿爲過八字與博昌父老書脫月日二十二字  
與親情書脫賓王疾患八字姚州露布上篇脫七十三  
字下篇脫三十五字是也至如誤哀牢爲危牢何從詳  
其地理訛闕月爲闕日杳莫覩其指歸若此之類不可

殫悉具詳各篇茲不具載

一臨海一生涉歷詩文所傳尙可畧見其概今從本集證以新舊唐書及初唐人集藉以考見時事其所不知付之闕如

一集中有一事而屢見者已見於前俱注明見某篇以省繁蕪其彼此異義及事有正用旁推者均詳爲疏解互相据引稍存抉擇微意

一臨海詩文根柢經籍於人人習見之書多援古義初唐以後少臻此詣今一一詮解可見當時經術之盛

一注家必引作者以前之書今於唐以前之書殫力搜討

至於互相考證雖近人所注亦必据引用李善注西都賦引及以明前例也

一凡引經史必書某篇某傳諸子百家亦列篇目至引古人文集務舉其題以便核檢

駱臨海集目錄

卷一

上吏部侍郎帝京篇

并啓

夏日遊德州贈高四

并序

在江南贈宋五之問

卷二

權歌行

望月有所思

早發諸暨

晚泊江鎮



晚憩田家

宿山莊

初秋登王司馬樓宴賦得同字

并序

秋日餞尹大往京

并序

春夜韋明府宅宴得春字

在兗州餞宋五之問

遊兗部逢孔君自衛來欣然相遇若舊

送宋五之問得涼字

秋晨同淄州毛司馬秋九詠

秋風  
秋露

秋雲  
秋月

秋蟬  
秋水

秋螢  
秋菊  
秋雁

傷祝阿王明府

并序

於紫雲觀贈道士

并序

於西京守歲

途中有懷

出石門

至分陝

至分水戍

過張平子墓

北眺春陵

望鄉夕泛

秋日山行簡梁大官

夏日遊山家同夏少府

鑊雞子

詠雲酒

冬日宴

冬日野望

夏日遊目聊作

詠美人在津橋

和李明府

寓居洛濱對雪憶謝二兄弟

秋日餞陸道士陳文林得風字

并序

送王贊府上京參選賦得鶴

夏日夜憶張二

同辛簡簿仰酬思平上人林泉四首

卷三

浮查

并序

賦得白雲抱幽石

賦得春雲處處生

和王記室從趙王春日遊陁山寺

遊靈公觀

春晚從李長史遊開道林故山

春日離長安客中言懷

一作春霽  
早行

別李嶠得勝字

晚渡黃河

晚泊河曲

同崔駙馬曉初登樓思京

送郭少府探得憂字

秋夜送閻五還潤州

并序

初秋於竇六郎宅宴得風字

并序

送鄭少府入遼共賦俠客遠從戎

餞鄭安陽入蜀

渡瓜步江

陪潤州薛司空丹徒桂明府遊招隱寺

送費元之

一作費六還蜀

送劉少府遊越州

四月八日題七級

寒夜獨坐遊子多懷簡知己

冬日過故人任處士書齋

月夜有懷簡諸同寮

寮一作病

秋日送侯四得彈字

送吳七遊蜀

敘寄員半千

秋日送別

樂大夫挽歌詩五首

丹陽刺史挽歌詩

同張二詠雁 詠雪 詠水 詠塵灰 玩初月

詠塵 詠照 挑燈杖 詠鵝雜言

錢駱四得鐘字

失題

卷四

詠懷古意上裴侍郎

從軍行

王昭君

西行別東臺詳正學士

早秋出塞寄東臺詳正學士

夕次蒲類津

晚度天山有懷京邑

軍中行路難同辛常伯作

邊庭落日

在軍中贈先還知己



久戍邊城有懷京邑

從軍中行路難

豔情代郭氏贈盧照隣

代女道士王靈妃贈道士李榮

憶蜀地佳人

和孫長史秋日臥病

憲臺出繫寒夜有懷

獄中書情通簡知己

獄中一作幽繫

在獄詠蟬

并序

卷五

昔篇

宿溫城望軍營

邊夜有懷

於易水送人一絕

蓬萊鎮

遠使海曲春夜多懷

海曲書情

早發淮口回望盱眙

久客臨海有懷

在軍登城樓

夕次舊吳

過故宋

詠懷

靈隱寺

稱心寺

秋日仙遊觀贈道士

卷六

蕩子從軍賦

螢火賦

并序

靈泉頌

卷七

爲齊州父老請陪封禪表

和道士閨情詩啓

上司列太常伯啓

上李少常伯啓

上兗州刺史啓

上兗州崔長史啓

上兗州張司馬啓

上齊州張司馬啓

卷八

上廉察使啓

上瑕邱韋明府啓

上郭贊府啓

上梁明府啓

附上梁明府啓

從永樂大典本

答員半千書

上吏部裴侍郎書

與博昌父老書

與親情書

再與親情書

與程將軍書

卷九

自敘狀

對策文三道

秋日於益州李長史宅宴序

冒雨尋菊序

晦日楚國寺宴序

夏初餞宋三少府之豐城詩序

初春邪嶺送益府賓參軍宴序

秋日餞麴錄事使西州序

饒李八騎曹序

揚州看競渡序

秋日與羣公宴序

聖泉詩序

卷十

代李敬業傳檄天下文

兵部奏姚州道破逆賊諾沒弄楊虔柳露布

兵部奏姚州破賊設蒙儉等露布

爲李總管祭趙郎將文

釣磯應詰文